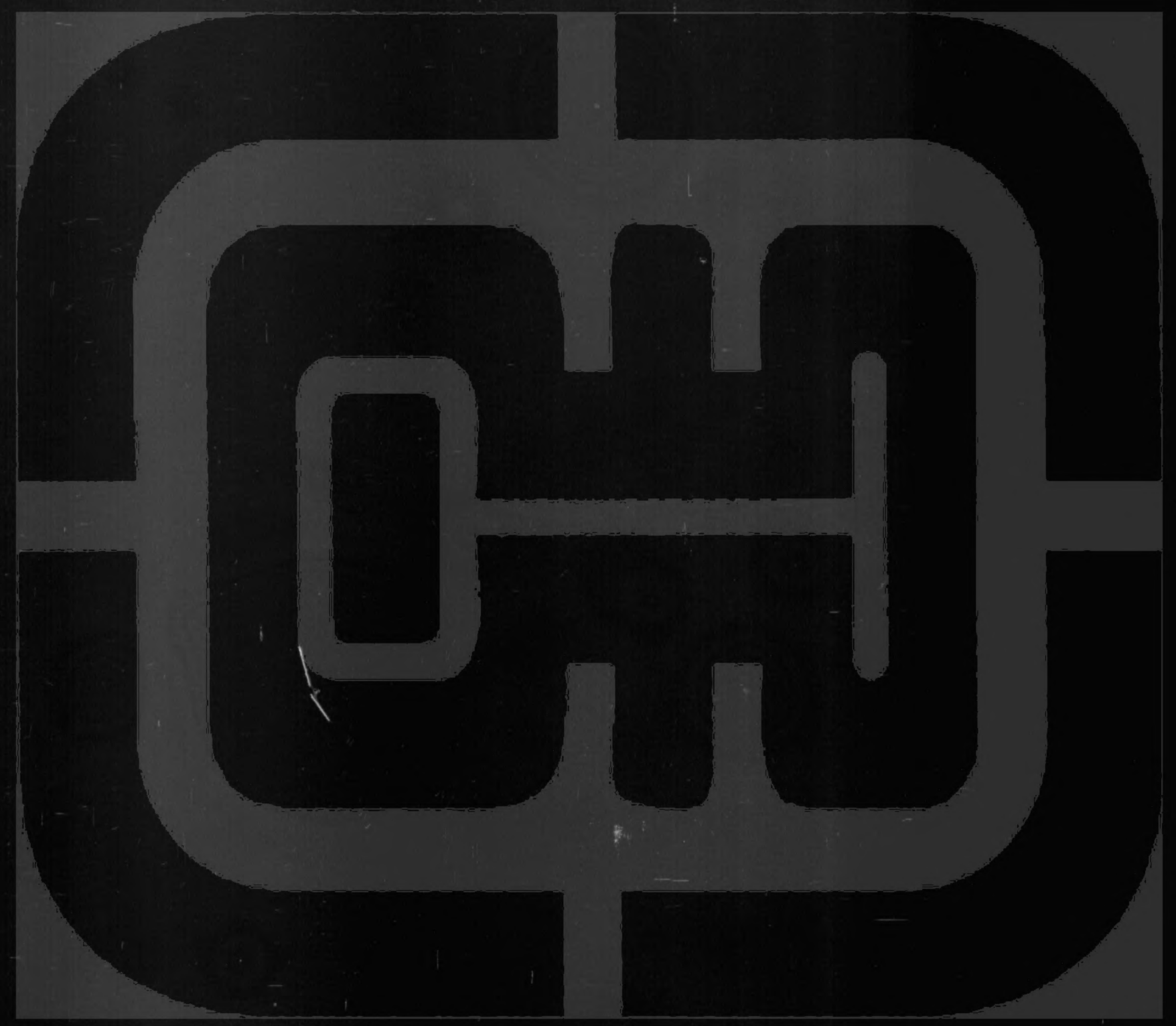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書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便還又拜手札尉感良盛啟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傳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情吾告導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信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睠睠吾屬此意良厚某何物濫吹竽於其間似未之思近於目聽而耳聽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

陳淳祖觀

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棄之無用有可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剌治繁劇寧能碌碌如我輩耶祠祿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別難揷手則乞自為圖之巖老既然其人能為之前却否其告毋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詿誤師反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造凡格此其好善未蔫甚乖乃父所望復相見丐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賓館得為宛轉經營為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都不揮答何故便問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寛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間為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嘗與之言似乎成已工夫全未着力勉之甚相領畧此亦棄事但未知向去如何爾下問淮壖設險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綱所及之聞張師言瓦梁偃記聞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据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為淵薮長江號称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荆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峽二路耳古人多於川澤之地建立

塘隔以遏水溉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追南北朝增飭弥廣今舒州有吴陂堰屯也陂堰皖也水光呂蒙所爭皖廬江有七門堰劉馥斷舒水作龍巢縣有興塘諸葛恪作遏巢湖水滁和州六合間有滁塘吴赤烏中遣兵十萬斷除以作塘於其上南唐置秦郡而治六合源今梁縣界至滁揚城晉以為南梁郡上立清流關十四流不止魚三州泒海四百里其實据天經絶地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何延錫建言堰五十里流不止魚三州泒海四百里其實据天經絶地周顗德三年南唐置秦郡而治六合緯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毁之天長有石梁堰原出滁州入高郵州為高郵有白馬塘塘阻三何溪謝玄破苻堅李孝逸破李敬業處都顔俱難揚州有召埭謝安堰艾陵湖作新城在其上表塘屯齊高帝建武五年遏艾陵湖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苟謝陂漢舊洪澤屯唐大曆二年與射陽湖並置官屯射陽湖即射陽陂也淮陰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白水塘興破釜相連開八水門大業末破釜塘即孫叔敖所作壞水入淮白水亦涸期思陂漢王景魏刘馥鄧艾即桓崇祖皆修復之安北將軍廬石東自濠州之南横首受淠水西道六石水皆入為灌田萬頃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詳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吴邗溝魏廣陵周鶴河等率資隔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東關時東興塘濡石薇皖淮南有兩

須恃濡須水硤石壽春硤石淮水上硤石此桐城南也在最為險要然芍陂可以灌壽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利害尚當詳攷前聞面對及此心知其是弼思如此力害能辨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刺舉兵權付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置水砦以屯此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護如唐故事民兵蠲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獲因就糴以實邊始雖蹔失少〻賦入數稔後利當百倍於今責任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奪帥權為是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創水虎翼軍國然似非國力所辦淮南民屯若就又於松江建習水手為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與不斷耳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衆甚苦之近聚清縣括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收一歲州郡倣之而行前日所陳能為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皆如此無廉恥者爭以覈紱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與鄭景望二

自令季去由拳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絕然而

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為儒者之榮敢以為賀然聞以國邇易處閒靜雖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以自樂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於聖人之學茲蒙聖天子託子之記廟堂遴於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其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邪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其已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長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雖滓礪狂奴故態往〻厠閒勃鬲如以貧病交攻免婦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名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此詩見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願聞之事矣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祠祿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絕瓜戍既逼未為無為窮之為雖下有鈞之嫌有不暇卹矣又復困窮之極為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辨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垣坵墓亦一幸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輿奉在棠隸間有無涯之樂但切歆羨陳君中補之後守辭學戢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

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耶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遊之問未嘗不于嗟悲咤痛悼於斯人也文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某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備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茲蒙鑱本印賜知有先着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於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厚耶謀無似之亦憚於復進去歲辭寓察之名匪以為異卷卷之意欲少闖閭閭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僥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踵至淺中陿隘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寢不報矣比以南沙逼戍不免為之官之請徳創前事并以祠禄干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仰前命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閑官泰甚且駭道之傳因謀强顏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趍朝當在夏秋之濟其在我者敢有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業之淺陋冀障河之必東杯水輿薪知其必無濟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禄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報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

亦欲有函間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於六月
半前假以役兵數輩當卜假途千舊遂此願懷而後
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
某業已成行不容遲〻之甚蓋恐不得面竢即乞已
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
見必須辭若錢水與以為慰

答景元書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言前對已狀再進豈能
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緜力
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於辭難是勉居之空
死何益生命之象亦云大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
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舅氏之出未行右揆蓋
嘗諉以專人見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
滋益難處遂堅辭之三旬但名不來定當如所請矣
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辨蚍蜉撼樹真不自
量某今者之辭犹欲一感聞聽諸公苦不特上將如
命何自縱之說敢當佩觿夫學固欲行之能繫而不
食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絀信之誼未
免祿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沙非遠祿秩可差解倒垂
忍而待之又為此困遲之不報良以為撓無資之說

此時顧家之計乃可為知友道安敢告期右邢今歲延陵水荒加以蝨賊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歛穫尚賒瓜戍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三已況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凡必聞而恰之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蘊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

答君舉書一

通鑑礼圖皆二册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覆成誦勿以心湊泊為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於已而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孚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為得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彷彿以此應物則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礼儀三百者待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〻知見所及惟体物者自不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机通方之士與之共叙九疇論九流知非其人願兄勉之而已夫損德之脩也凡吾胷中鄙吝之積惟加損之為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者不過如斯為爾古人不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蓋不足道立已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敬其独也雖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與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

謂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

荅君舉書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輒復睽違臥病分携寧無怏〻自被無錫由拳赦札之後杳不知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修記之恨翹跂可想知也茲承就試行都猥蒙遣信恍若天降慰懌如何即日秋暑鄉徼伏惟客舍春客尊候動止萬福某自作別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醫後〻死生尚未可知延陵歲又水荒重之螟特馬蹟薄田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分為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區〻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既知之矣正名之說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劄而某所求以達聞聽者却不將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諉以專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別謙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也惜也君牽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於左今復不能得之於右亦運而已矣任請祠足得熟議諄〻之喻中心不忘而張呂之去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為有法理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

合須得通方之士謙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禀言性自是南方之學近於功利其又何言鄉論夫人之聚犹或可憂真見事之設也文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示闔事既雖隃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豈面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為之為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為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傷瘡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刋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叙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邶媿之先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為之先後旨哉反古說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精脫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毋令汚敗為祝頃用礼樂相勉可不朝夕於斯已而思之及觀張文子詔洒埽應對進退之解異乎所謂法而不說曲礼鄉党却不如此儀礼之記殊略先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先儒

之記要近於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圖地別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怨擾不能便為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為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赤步方陳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時事日益紛擾其尚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　共事斯於日用小學純全大體具為持頭覔頭佛氏能笑人也但能去智去故乃可默而識之無知不多非欺我也窮迫少佳意緒而蒙每事索報黽勉承命可無涯略所欲言者尚不能宣之於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答君舉書三

林伯順過東關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答而未有端便可寄旋間王庠中補喜之不寐此於君奉益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於足下有可為英材樂者仲可還里閈方蹕幅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緘默慰抃何已審知諸公固相廉以學戢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有且積薪之誚受之無益聞宰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當不强也示喻語小萬法悉脩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

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二涉乎計校之語孔門汾上言不如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仲論司馬設善論九流知其本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〻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於礼樂之事周官見設後世何足訝耶復讎法雖不具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賊當於左宮之事〻切救焚奚暇士師之告書於士謂應復讎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絶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為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閱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後釋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設而[illegible]者曾非一朝之積言於未及宜不受命切況自今[illegible]之崇釋次儒自是丹中之見其所從遊當訝其於此罕道然却不敢横議是非從彼間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鍼之全真嘗所與遊門墻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士聞於全真時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宋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録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於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舅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賴於朋

友膝推官頗聞其名似已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為九重知遇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虛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何如其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惧人不謂深婉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効今而輕奉可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赴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俟後圖下喻諄諄知感知媿軍志名已前見牧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八陳圖從此推演有見於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陳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本司馬法欲陳法舊來口授只以軍志握奇經馬隨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爻忽卒未易圖之姑自詳復為佳不然請俟屯日州圖納去荊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冀草具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却脩幸而不為事奪一兩月間或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為知者道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苦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略去訓故之說須於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

見其訓伍之樂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之礼記以通其說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札非佳毋令損敗為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說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已還里曩蒙諉以其父名志黾勉承命不可用則收之

答君舉書四

春間婦弟東泛錢水漫其赤紙記以為不在庠序達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之會計甚適所懷但未領報章馳望之切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釋多矣聞得友如德脩王文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克見君舉寧為合者麗澤之說當所得日富如某茅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其以丐祠之舉請益於左右欲處當其宜耳既久之不聞丶南沙代者諉僚寀來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絕物不免作參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抵之仍不絕之任之請既行之後得子詩外凡書教以不當哭然自言于朝願聞之晚矣然念闕期既逼不為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报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如何刺眼之思非為我忠謀渠能及此某亦嫌於下鈞之說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

某適過涉何害不隱我脚窮觀動目何有哉所求尚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雖其敦侶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說樞右之拜元是一意前以鄉去如何奉告蓋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於薄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疎矣無律之冗不計之戰郢人之惧不爲過也尚幸低基著數相似信如所聞不謬乃若溫浩兎嬉窃用德力之蓋亦未易剖決此亦一幸第恐拏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雖未達高意得無有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德人材秪爾極選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曲午之命似合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君舉以爲如何旌別之疑有自來否近姪子洪罷昭武主簿遠來相省頗能道閫中事按逐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失故步許褒守令多不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昨某亦警以鷹鸇不如如鳳凰之非不知還有益否適者數語非面不易箴之書未易言亦非俄頃可盡恐欲聞之曩蒙賜示一廛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告象先姪

子荅書歎異以為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類大小之分若徵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於攻擊小大之語亦未為至更切思之前蒙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雖得請奉一端試以范蠡之言握奇八奇之法以考高歙韓陵之捷試處略可見也芻秣之語甚非言孫之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敬釋于下當仁不孫又掊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敢妄下所以開喻大善但其問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骫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隨之中說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於俚或入於深雖皆未害於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于君舉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曩通書皆不報渠執礼者固當然邪象先來索書解甚切端便幸即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祗領荅教於今行復更歲嬾於問
便嗣音闕然契慕德容如飢如渴茲閱報狀伏審歸
對合旨榮增京秩竊為善類私喜旌聞方綰銅墨置
杜南邦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
忠補過牧民於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膺眷優渥重
於歷試抑由犯顏逆耳不遇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
其幸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於公因可少見
所學矣於滏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亦足為左右賀
即日伏惟鄉鄙優游自天佑之台候動止萬福傳聞
貴治縣尹正闕洗刓當在朝暮誦學有素迎刃定無
槃錯然而前槃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
在定處某託遊從之末頗以管窺為猷為政之急要
在戢吏仁民即吾寮寀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夫日
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
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
石率斯道也於從政何有哉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
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裒斂為急及
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勞而集則計陷
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縱工於竊必
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雜差役於今多致紛紜第

令鄉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欺其
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屯訟剖決惟須勤以涖之寧
失不平勿成吏守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
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日鄉人宋質夫御
史敦朴建縣令薙別之法謂治狀見於實迹者不出
數端聽訟詳審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
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擾給納以時可除邀阻之弊
此格言也可為縣宰韋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為力已
省所望究見所蘊為世楷模大學論正已齊家推之
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為相則聲減治郡時惟
以煩碎苛察失之夫何有於遠者大者近世吏者之
失多或過於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遠於不
肖此在左右度內某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斲
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可
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弃此一得之慮乎瞽
躁而言不寒而抖某待金華獄掾闕尚年餘去歲風
濤之嗇雖幸以天而免孤單之戾絕者五房親戚故
人半入鬼録而又家之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
號日〻相似雖無佳況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厚
鄉令灝〻之會執事尚未美辭則其死者有葬生者

有養必無僇屍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數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閔聞聽亦須為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積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纊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景望遞示武林所賜教畢媿感良至見諸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為不可求又無求之耳讀書無求於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為病顧以銀章茁綬噓呼大縣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去遂不可掩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去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于其間攘臂寧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抗阱中乃已耳雖知相子之厚殊非受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於輕重亡准彼奉祠而不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取束修過於中庸則去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

今弃之於外且使安處鄉閭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欲封坼密迩壺山想當熟彼氣修道之教將俟於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為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美者興之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蓋哉何足蓋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于下車耳某家居面墻底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

與劉復之三

某鄉居碌碌固已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間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罪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惧將不勉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祿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爲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尝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訾然與世路斬絕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為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為不遇故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薄睢陽之誚孰若臨治之後惠泽有加於民除决去留無駭俗聽進退之際

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弗畔於道其方以盜名而取怨怒於世故深不欲兄為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為未能無累兄自有慶必從容於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起於不量事勢其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輕動老婆心切至於拖泥帶水無憚於志公伯輩何誅邪

與劉復之四

前月聞鄉僕行窃聆舊恙告瘥旋膺召節以為天輔仁人於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犹未知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賛慶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窃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顧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為善士增氣豈直交用之私喜哉甚善甚善其無似之迹本無意於人間迫于窮寒為禄而仕曾無片善可取前蒙於諸公間譽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疲于取名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弓招又至雖知期望推挽之意然非爱我者也輒以鄙懐上溷願賜終始其乖戾之性兄所諳悉前舉無術頭臚既已可見受爵不讓迄今歉然人不加去才不加進又復不

知進退冐於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望善為辭之期於得請乃已幸毋縷〻惧稽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祿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礼某不肖無益於時亦欲因辭見志退以事君尔如以一身之退使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衷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為淛西最其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與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于前良法蓋未易立矧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〻之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婚姻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爭事罷斥誰是敢爭事乎因諸公及之為望某素來不喜強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裨補廟堂故敢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限不得親被某涔郡得吏將門戶之訖多矣壽堂大令人板輿當適州里前二吏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為之父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答何商霖傅書一

某聞君子之風為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小兒獲摳衣於講席之下於今行復更歲政緣疎怠阻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於文字之間開發厚矣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郁鄘之論某忠父友也實相忘於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為隱遁之說以相妄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切意要知本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不蔽愚固之蹤用以求教非欲自售於下執事必我察也六經載道之器遠矣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難憑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其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此內媿以為將必得罪於門墻扎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幸甚幸示諭六經之說於左右未能無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於夸未能了了於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了了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誰佐之惑能決為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於衆多之說不敢必以為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之則

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荷垂
示非徒屬辭命意非媿前作論交之際蓋足以知君
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某窃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說
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寔未之見吾曹蓋相期於
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息焉
於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
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於一
勉一張之說有如畫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
敢知也草草修報幸恕疏略不宣

答何商霖書二

前書裁答方懼不肖遊承教畢蒙有以警薦之其意
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
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
宜答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詩古樂經其文古之樂
章也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
非主於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
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戒在太師蓋道人之官采之
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穀翕
繹藹然成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于口被之聲
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陵華黍之詩者雖其有義不强

為之辭仪礼所謂笙詩先儒以為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恶有所謂変哉觀于詩序之正変為可言矣詩序於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叙不過一詩之指邶鄘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為何如正変断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変豳嘗変而終不克変成成王周公之美也変風見録起於政俗之異國自為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於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為篇廉初非前有其叙聖人刪詩而為之次第則因変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邶鄘而迄于豳見治辭有可易之理以為序有因改斯為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於雅頌而已来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為据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礼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関雎作刺之説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為之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乱政不加於天下則王不可謂雅所云繫於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邶鄘為然聖人不以

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為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易家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而亦不為無取於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非聖人莫能為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與於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已為之必有不能為之者矣走於反古詩說雖不主於先儒於其所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芻蕘之說況聖人之徒放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哉觀於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敢幸為隱惡本不足以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說尚惟時復教告以適翹跂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說辨而不實真古人之事也欽歎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尔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

稱烏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王識鴟鴞之知道穀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與釋文言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異於聲文而言學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別殊於聖其以小足為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訊小已之之得失有為而發其可遂泥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孝子之知樂近於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在鄉飲酒燕礼射礼已有二南諸篇雖為不必盡出文王之時要為周公制礼作樂所用以為思先王而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雅之古詩或居然異矣仲尼歸王頌雅豈徒然哉序之云〻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於傳不若專意於經傳皆不同則經之學文不幾於惑矣序据左氏謂棠棣為召公作毛傳為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燕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知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無子非執事誰能裁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書

答葉適書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為博矣為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問學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為已何以為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

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党之望願學爲而未能者其可又何可擬邪讀誦覥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陜右孫泰山張横渠初以遊客干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爲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於古明於文行不自矣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烏及於八陳爲邦將無着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礼顏氏所以立於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丘井建之邦國舞之行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躐等之學雖矣乎言志而矣舞雩問陳而称俎豆爲學自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爲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士患恭敬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爲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於我者甚厚且深其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豆相爲軒輊以孤之来之意甚恐姑誦所聞於博約之説

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弃庶幾能諒之乎

答象先姪書

某啟八吾姪上舍携别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即日首夏鄉炎啟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於天務為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為空言無戾於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睹時學孟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某以交代尚欲補填一月夏中可以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間房下粗如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窮禄自喜姓名詎可閑諸政路悠悠之儀自非衆人所謂人情服習爲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王之不示人以撲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賁手拚閒其他日之論當不是疏也作事若管夷吾可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況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晉肥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於一處事所以用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内拔諸一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疏固已許之擊賊却詵怨也知其必

辭玄問計而安不應荊援至而安不　方睹墅於王
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寧徼天之幸邪身
危死外功弃不卒其獘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魏公
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
日尚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覩著
綦靜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於物故不能不睠睠於
若人因報及之火之為望聞館相延故善然公府不
易作客千萬寓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
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於世久矣茲蒙三兄春願特達然
若有不相察者敢盡底蘊冀一知之某不天蚤失義
方之教仕緣世蔭以惰不為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
蹟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衆所為顧不能耳士
夫過聽或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衆多之
論二者於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見
過不以愚鄙見絀游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
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
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不以為過
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

故不雖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乎師道不明此風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矣為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於盜此所以逡循退辟不敢當大礼之盛也茹蒙鐫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於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瑕弃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為度毋以過礼見加姑為用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為學無駭俗目使某不墮於好為人師之誚爰人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為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抵楊敬仲簡

某景響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誼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罷願以未嘗識面為恨鄉來幸會獲合併於武林雖承教忿忿弗及詳款養忿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亡所得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窃審擢榮上第雖為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畜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為未能絕意於時尤為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罷論不可曉知之言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夫恵所望之雨晦雞鳴乃

辭無怪乎人士之約〻也强顏處此負〻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石爲取孔勿鄙夷之萬〻加賜爲祝承諭學不躐等之說某與家姪曾何足與知之察兄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鐫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於不躐等者自明〻德以至於所知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爲古人以爲洒埽應對進退之於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於誠明〻誠之文逐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於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味於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爲礼仪威仪待人而行道不虛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於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某於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爲者也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雖瞞一捂擊之幸也輸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衒鬻之爲乎一眄丙之毋重吾過

與榮察院瑾

原件短缺

某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有他故羣臣鉗默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某與趙俊臣來言邊鄙數事二人相為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為多矣昨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某未知所處今某補郡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下疵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實良难察院謹重況潛不勞多祝尚口乃窮之戒某豈與聞之雖然苦無功每緣不審人之不審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為心行無迕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況茲血氣之類事有成効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仲尼相豈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礼如大雩當時猶不暇去旨意可見謂當師之察院方為士類根抵萬幸關念某陸〻比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物權輿之地於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間甚矣念之如負芒刺更祈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友文

某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〻恨未

承望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礼崆峒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為學之道某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某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為進某恐難乎應事於紛紜耳所惡於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說於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屢聊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於某求師某學焉不足願將何以為獻惧塗公之耳目無以祗復將命切幾照亮

答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湖外辱丞相公見知於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名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竢舅教詔之然后識知恩睠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豈以丞相為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

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補秋毫已冒京秩之寵設復容〻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〻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九門上關聞聽庶幾閭閻之內少知某非陸〻無恥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當或有所濟耳已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內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顧過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鄙繫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為他人道以某為行詐者至祝至懇

復潘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絃誦而不輟豆羹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矣學仲尼之道是非無意於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偕者惟所存者大固將以有為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之策憤匈奴之未滅將折箠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以士下闢東閤以礼夫汲〻營〻惟恐失天下之士而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

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之於干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礼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庠鄉有貢苟以叙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顔子之事然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為有間矣執事鄉兄夫豈無意於此四年僕丶夫何為哉願一思鄉巷之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横渠先生者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邉帥為執事之事矣得范文正韓魏王一語退而學道遂為當世宗師在聖人之門將不愧於天子鄉使往而不返果得一官齒於輶門厠於赤籍二人埋沒久矣將何以名於世而況未可必邪某雖託在里閭方遠官以糊口瓜期云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惧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之乎

復程秀才書 時行

某聞之君子以道義為重爵禄為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本朝一嚬呻一呼一足為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而弗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於諸侯其為相望為甚殊而其宣無異道苟在位不

能以身任道則為仕者誼亦不屑求知於人何哉道
義之在亾而已窮達何有於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
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
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某不材為貧而
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己間者當路有過聽
者與某音容之不接殷聞之不通不以某之不肖而
為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礼通為啟謝某不工
偶儷強為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儀之交修
者以周公之責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
為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
足以為士矣執事之於某初非牖間半面之就又無
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
容窈自知其幸也盛意於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
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
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望甚
殊之異特未言道義之在亾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
故某即之以相見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國同禹與
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亾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
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
廣施之他日無負於今若夫某之作斐然之文肯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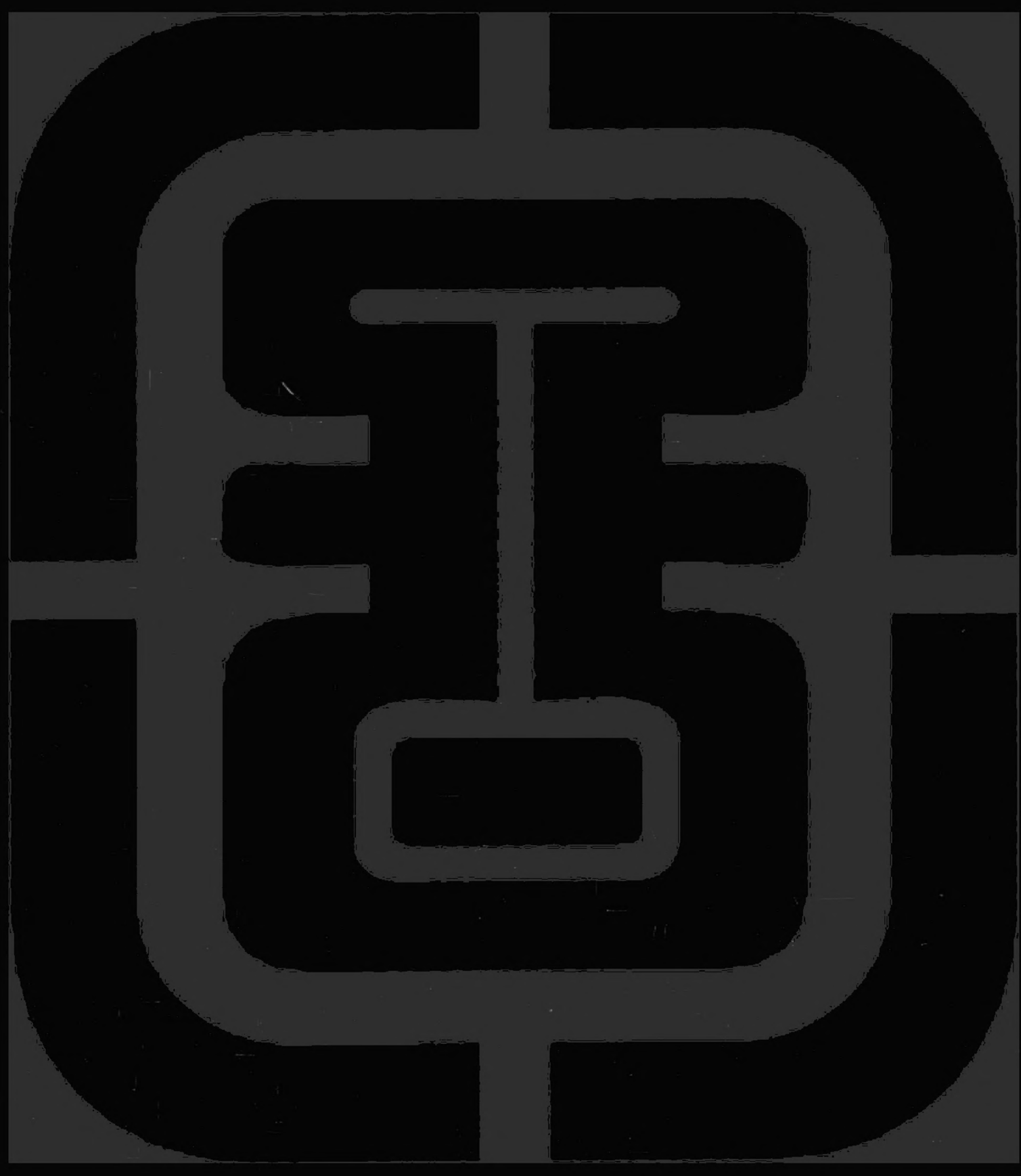
道真何足為執事道若仁與夫則某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論書

某窃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於易備為以通為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髓未嘗動以為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為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爻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犹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為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於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体也曰當仁明而通爻含是則為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爻使民不倦此黄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

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交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為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某區東狂妄人耳爲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敢敢及之至於易之為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為仁明而通於易也寔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為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他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面墻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爲而立乎內煥爲而章乎外紛紜萬交觸捷過耳而吾不為辭則其於從政也何有此某朝夕之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爲而所以施諸事願不悖哉伏惟祕省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投以長牋而為治民之說

凡某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稔聞而熟見之如繫蒙昧如發豐蔀其為賜也豈兼金之況哉以覩其學之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於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恒有單聞之患學而仕者其於人情必得勢使然也某不幸而窶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於盡己之道猶霄壤之為間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為戒待時而動不亦佛乎某不敏切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而察而加勵焉幸甚